

← (上接9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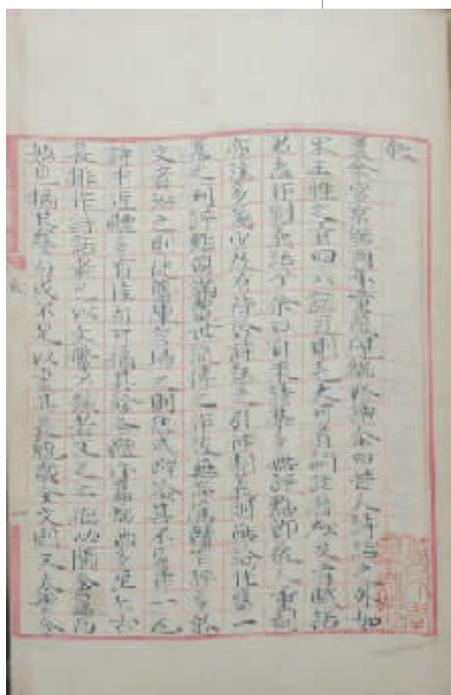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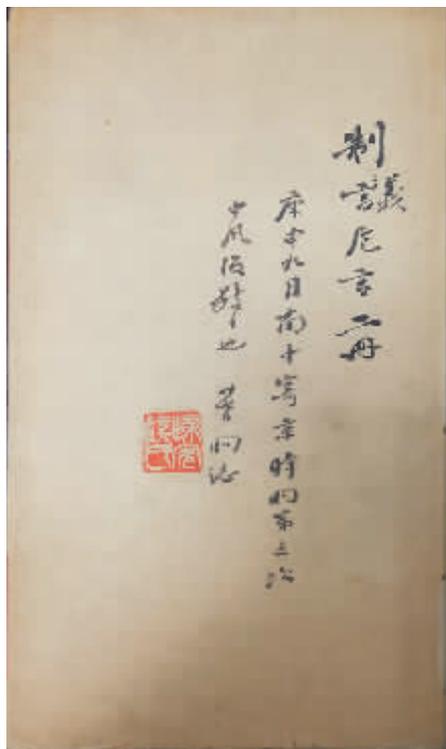
论,作者对制义有清醒的定位:“制义为文之一体,谓其于道未尊则可,必谓天地间不应有此一种文字,则过也。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欧冶之剑、秋之奕、宜僚之丸、痾瘵丈人之螭,皆以精思运于无间,不自知其所营为艺也。若夫宋之斤、鲁之削,则习之者多耳。今之时文几于斤、削矣,而能臻于和、兑之流者谁乎?”第二卷专论明代制义,仿唐诗学之初、盛、中、晚的分期法,分明文而论之。认为这样做“不特穷是体之正变,亦可资以论世焉”。制义之流变与时世之变迁、与文风士习相呼应。第三卷论清代制义与明代制义之衔接承续,从而揭示清文宗法明人,或师其意,或变其法。认为制义之流变本处于自身的渊源承续之中,不能以时代人为地割断。第四卷专论顺治至雍正间制义,着眼于其雍容华贵的开国气象。其间以方苞之奉敕选文为集大成之盛举。卷五至卷八已佚,据该书《叙例》,第五卷述乾隆至近人之制义,指出乾、嘉间墨体多闳丽,道光间墨体多清转,“风气所趋,为干禄计耳”。乾、嘉、道之八股文风尤为人所诟病。“桐城、金坛辈即返制义于王、唐、归、胡”,显然是出于对时文之不满。第六卷分题类而述作法。以题类为纲领去展开对制义文法的论述,这是清代制义理论的一大特点。第七卷仍属制义文评,专录一些能独据己见而仍确当书旨者。第八卷则为艺林笑谈杂记,“有冗碎无可附丽与夫忍俊不禁者,姑汇入焉。睡余酒半,可资谈枋,可供轩渠”。可以看出,该书第一卷为总论,第二卷至第五卷,以制义家为纲目,纵论明清制义之流变与风格之多样性。第六至第七卷为制义文法论、风格论。第八卷则为附记。

全书构架恢宏,论说精当,是一部明清制义批评史。它以制义家为纲目,以历史演进为线索,褒贬予夺,持论公允。

文献价值与文论价值

文献价值

钱振伦为清代咸同间著名的诗文选家与骈文作家、制义名家,其生平著述之传世者主要是《樊南文集补编笺注》《鲍参军集注》《示斋骈体文》《示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制义厄言》部分

朴斋制义》。这部未刊的《制义厄言》可以让我们看到钱振伦在制义文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使我们认识到,钱振伦不仅是咸丰间一位著名的八股文名家,也是一位见识独到的八股文批评家。它为我们全面了解、评价钱振伦的文章学思想提供第一手的文献。

关于清代制义批评史,学界主要关注陈名夏、吕留良、储欣、王步青、梁章钜、路德等人。除梁章钜外,这些人主要以选、评八股文而著名。梁章钜的《制义丛话》采用话体的形式,直接承续诗文批评中的话体,在道光朝的制义批评中独树一帜。钱振伦的《制义厄言》则是咸丰间制义话体批评的典范之作。这一文献使我们对咸丰朝的制义批评有更加准确而全面的认识。

学术史范式,学术性立场

关于制义之历史功过,明末清初以来,有以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狂风骤雨式的怒批。这种怒批自有其思想文化方面的考虑。但如果把明清制义写作史和批评史作一种历史的、客观的评估的话,学术史的范式和学术性的立场显然更为重要。这一方面,康熙时期的俞长城的《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

制义》可谓开其先河,梁章钜的《制义丛话》则更以“话”体形态作历史总结。钱振伦的《制义厄言》承梁著的范式而来。全书由总论、作家论、类型论、作论文、制义文论、艺林杂记(近乎史料记述)构成。它不是简单地排列作家作品,而是以“初、盛、中、晚”的流变框架描述明代制义史,以清真雅正与流变去描述顺、康、雍之开国气象和乾、嘉、道之闳丽多变乃至“干禄”之风。有相对成熟的学术史范型,在史述中传达相对理性的历史评价。

在讨论作家作品及其流变时,不偏执于个人兴趣,而是把史家的客观立场与个人的历史判断相统一。比如对于明代,王夫之曾经针对“成弘法脉”对成化、弘治间的制义进行猛烈抨击。他首先对成、弘间两大代表性人物王鏊(守溪)、钱福(鹤滩)进行否定。明代以来,一直有“钱王两大家”的说法,王夫之举出钱、王之作的浅俗处,认为他们之所以著名,是因为“陋儒喜其有墙可循以走”(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船山全书》,岳麓书社,第844页)。“世所谓‘成、弘法脉’者,法非法,脉非脉耳。”(第845页)王夫之之所以力贬成、弘,是因为其制义不能真正揭示儒家经典之微言大义。不致力于经学,而斤斤于法与脉,因而“一代制作,至成、弘而埽地矣”。(第844页)作为一位经学家、史学家,王夫

之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然而如果从写作史、批评史的角度,这种批评显然不能称为公允的学术立场。

对于明代各时段的制义,方苞的评价是:

明人制义,体凡屡变。自洪、永至化、治,百余年中,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隆、万间,兼讲机法,务为灵变。虽巧密有加,而气体茶然矣。至启、禛诸家,则穷思毕精,务为奇特,包络载籍,刻雕物情,凡胸中所欲言者,皆借题以发之。就其善者,可兴可观,光气自不可泯。凡此数种,各有所长,亦各有其蔽。故化、治以前,择其简要亲切、稍有精彩者;其直写传注、寥寥数语,及对比改换字面而意义无别者不与焉。正、嘉则专取气息醇古、实有发挥者;其规模虽具、精义无存,及剽袭先儒语录、肤廓平行者不与焉。隆、万为明文之衰,必气质端重、间架浑成、巧不伤雅,乃无流弊;其专事凌驾、轻剽促隘、虽有机巧而按之无实理真气者不与焉。至启、禛名家之杰特者,其思力所造,途径所开,或为前辈所不能到。其余杂家,则偏弃规矩以为新奇,剽剥经子以为古奥,雕琢字句以为工雅,书卷虽富,辞气虽丰,而圣经贤传本义,转为所蔽蚀。故别而去之,不使与卓然名家者相混也。(方苞《钦定四书文·凡例》)

每一时段的制义文风均有其利弊优劣。自洪永至化治之制义文风,作为制义文体之初创期,诸法未备,文风简朴。从积极的方面说,“皆恪遵传注,体会语气,谨守绳墨,尺寸不逾”,简要亲切;从消极的方面说,拙劣之作则“直写传注、寥寥数语,及对比改换字面而意义无别”。方苞的评价是公允的。只是为了示范后学,他的《四书文》只选各时段的优秀之作。

钱振伦在该书的一开始即说:“有明一代,化、治专衍注疏,正、嘉始开风格,隆、万尚机法而流为纤佻,天、崇尚才情而过于驰骋。”(卷一)稍有贬抑之意,但其实是为了褒扬“本朝”之久道化成。而在实际的批评中,钱振伦既不像王夫之那样立足经学而贬抑技法,也不像方苞那样只选杰作佳构,而是直面各历史时段各家制义之优劣、评断其高下。他认为,那种认为“文莫盛于天顺以前,至成、弘渐衰”的说法,“无异诋建安之绮丽,薄羲之之姿媚矣”,都是缺乏历史发展的辩证眼光的。“要知法久弊生,凡事皆然。补偏救弊,固扶持世道所与有责耳。”(卷一)项煜为制义名家,但其人品则为时贤与后人所诟病。钱振伦说:“项水心(煜)文不惟好与大注作难,并好与白文作翻。塾师以此讲授,谓可救子弟文笔之平,此大谬也!所恶于平者,特用笔无曲势耳。岂全篇议论皆与圣贤背驰而后谓之不平哉?且文即平,不过一艺之不工耳。专学项稿颠倒是非,流为小人之归,所失不尤大耶!”(卷一)又指出:“韩敬、周钟辈,揣摩元诀,则文中之乡愿矣。”(卷一)褒贬予夺,立场鲜明。

评断公允、观点鲜明,这是史家应有的态度。

义理与文法并重

八股取士制度的原初设计,是通过经义考试使儒生在应试的约束下专注于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理解,从而达到信仰与人格的培养。康熙间理学家陆陇其说:“制义者,所以发挥圣贤之理也。能言圣贤之言者,必能行圣贤之行。以若人而寄之股肱耳目,托之民人社稷,则必有安而无危,有治而无乱。是取制义之意也,是五六百年所以行之而不废也。”(陆陇其《黄陶庵先生制义序》,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九,康熙刻本,第14a页)嘉道间陈用光说:

(下转11版) →